

舞蹈作品应注重人性关怀

刘肖君

2013-05-31 16:04:00 来源:《中国文化报》

“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、最实质、最强烈、最尖锐、最简单而又最充足的表现。”这是著名诗人、学者闻一多对舞蹈的见解。是的，舞蹈本身是人性的律动，然而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人们忘却了有关灵魂的东西，只是保留了它外在的形式，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寻找舞蹈中人性关怀的绊脚石。笔者认为，舞蹈艺术既是生命的体现，只有在内容上回到“人”的原点，舞蹈创作的目的才能实现。本文从3个具有代表性的舞蹈作品出发，寻找舞蹈艺术中人性的闪烁。

人性的温暖：双人舞《咱爸咱妈》

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，舞蹈创作首先挖掘的应是人物的人情美、人性美，赋予人物以生活感。文化部2013春晚上，由王亚彬和张傲月表演的舞蹈《咱爸咱妈》就做到了这一点。

伴随着一声粗犷、悠长的男音，“咱爸咱妈”便围绕着一根竹竿开始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楚，而其中也不时地透露出些许对生活的美好期许。编导在这里抓住了一个很好的点——“咱爸咱妈”。父母之间的爱，言语已经不足以表达，编导巧妙地把这份浓厚的情感呈现于舞蹈之中。

而竹竿的巧妙运用贯穿了作品的始终。竹竿本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，在把它搬上舞台的那一刻，它便由生活中的劳作工具上升为情感的纽带，是夫妻间患难与共的支撑，更是前进中指引方向的导航与希望。

然而，无论是题材的选取还是道具的运用，最终所要表达的终究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，《咱爸咱妈》就是有这样一份真感情才如此至深至切。在作品中，这一份“情”是前进路途中你我间的相互依靠，是艰辛时眼神中的彼此坚定，是疲惫歇息时捶背、相依的细节温暖。这里没有言语的交流，也没有形式上的故弄玄虚，而这恰恰也是舞蹈中人性的温暖之处。

人性的丑恶：群舞《羚羊的外套》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这是《三字经》中人们最常念叨的话语。人具有着复杂多变的情感，更是具有多面性，其中也包含着人性丑陋的一面。第十届“桃李杯”群舞获奖作品《羚羊的外套》正是通过舞蹈艺术的手段，真实表达了人作为高级动物对其他物种的残害——

羚羊们在草原上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这时，一只怀孕的母羊吸引了人们的眼光，它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却在欢快地舞蹈。然而，一声枪响，一切欢笑在此刻停止，怀孕的母羊不幸中弹，肚子中冒出的“红色”正是它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命，这一抹红也印证了一场猎杀的开始，羚羊们奔跑着、躲避着、恐慌着，可终究逃不过猎手的子弹。当被“脱掉”皮囊的领头羊将象征着权力的头带交付于小羊时，舞台的前方是一张张带着“血迹”的羊皮从人们眼前滑过，这无疑是对人性最大的拷问——同样是生命，而人类又有什么资格去剥夺动物的生存权利？该舞蹈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人性的丑恶之处，提醒人们应该去反思。

人性的矛盾：舞剧《雷和雨》

女性问题一直是舞蹈艺术创作的关注点之一，许多作品表现了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以及爱情的矛盾冲突，显露出女性在爱情世界里的各种情态。而且，不少舞蹈创作者从此角度来抨击传统封建制度对女性情感的残害。《雷雨》是剧作家曹禺的经典之作，由王玫编导的舞剧《雷和雨》正是一个从《雷雨》中走出来的故事。剧中人物关系复杂、纠缠，情节一波三折，结局让人痛彻心

扉。

繁漪，周朴园名义上的第三位太太，在舞剧中，编导以“繁漪”为主线，将6个主要人物的纠缠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繁漪爱上了小她7岁的继子周萍后，为了爱情以至于到最后不顾一切地与丈夫周朴园翻脸，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对爱情的疯狂。

而在王玫眼中，繁漪的塑造可谓是舞剧创作的原动力。她曾说过，繁漪可以是每一个女人，这悲剧更集中于开始衰退的身体和依然充满渴望的心灵的对抗，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力量。

剧中，繁漪与周萍的两段双人舞将他们感情的起伏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繁漪躲闪、反缚的推拉动作中，辅以周萍热情的大胆示爱，到最后两人身体接触毫无防线，这便意味着两人爱情的开始。然而，这份“畸形”的爱恋并没有得到最后的幸福，当繁漪像个乞讨者一样匍匐在地上乞求着周萍给予爱的时候，已经坠入了不幸的万丈深渊，这也正是人性的矛盾所在。这些舞蹈作品对在传统的精神锁链的遏制下的女性感情困境的描写，使我们不得不思索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，从而提升了作品自身的思想高度与内涵。

责任编辑：紫一

文档附件：

隐藏评论

用户昵称： (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) ∈ 匿名

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。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（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）

7036

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：010-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：010-84177865；84177869 Email: skw01@cass.org.cn

投稿邮箱：skw01@cass.org.cn 网友之声信箱：skw02@cass.org.cn 地址：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